

希波克拉底

誓言

祝东颖 编



抗SARS医生
讲述自己的故事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希波克拉底誓言

——抗 SARS 医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祝东颖 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波克拉底誓言：——抗 SARS 医生讲述自己的故事/祝东颖编.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8

ISBN 7-5078-2286-9

I. 希… II. 祝…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0166 号

希波克拉底誓言

编 者	祝东颖
责任编辑	何 清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68036519 68053304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楠竹文化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8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3年8月 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3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2286-9 /G·967
定 价	16.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
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
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
害药品给与他人……我愿以此纯洁
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
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
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
为……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
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
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鉴之。

——希波克拉底*

*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60～前 377 年）古希腊医生，西方医学的奠基人。
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西方每个医生必须恪守的格言。直到现在，许多医
学院的毕业生宣誓仍以此作为誓词。

写在前面的话

书中撰写文章的这些医生是与我相处近两年的同学。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医生，工作在北京的各个医院。当北京面对非典型肺炎这场突然袭来的灾难时，他们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发热门诊，走入了非典病房，走上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他们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着患者的生命，与冠状病毒进行着殊死搏斗。

在生活中，他们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人，他们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她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同学、同事，他们有幸福、有烦恼、有悲伤、有快乐，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他们是勇士，是英雄，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他们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没有退缩、没有犹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生动而真实地履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医生这一职业的最高准则。

他们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他们所面临的生死考验，记录下他们难忘的心路历程……

编者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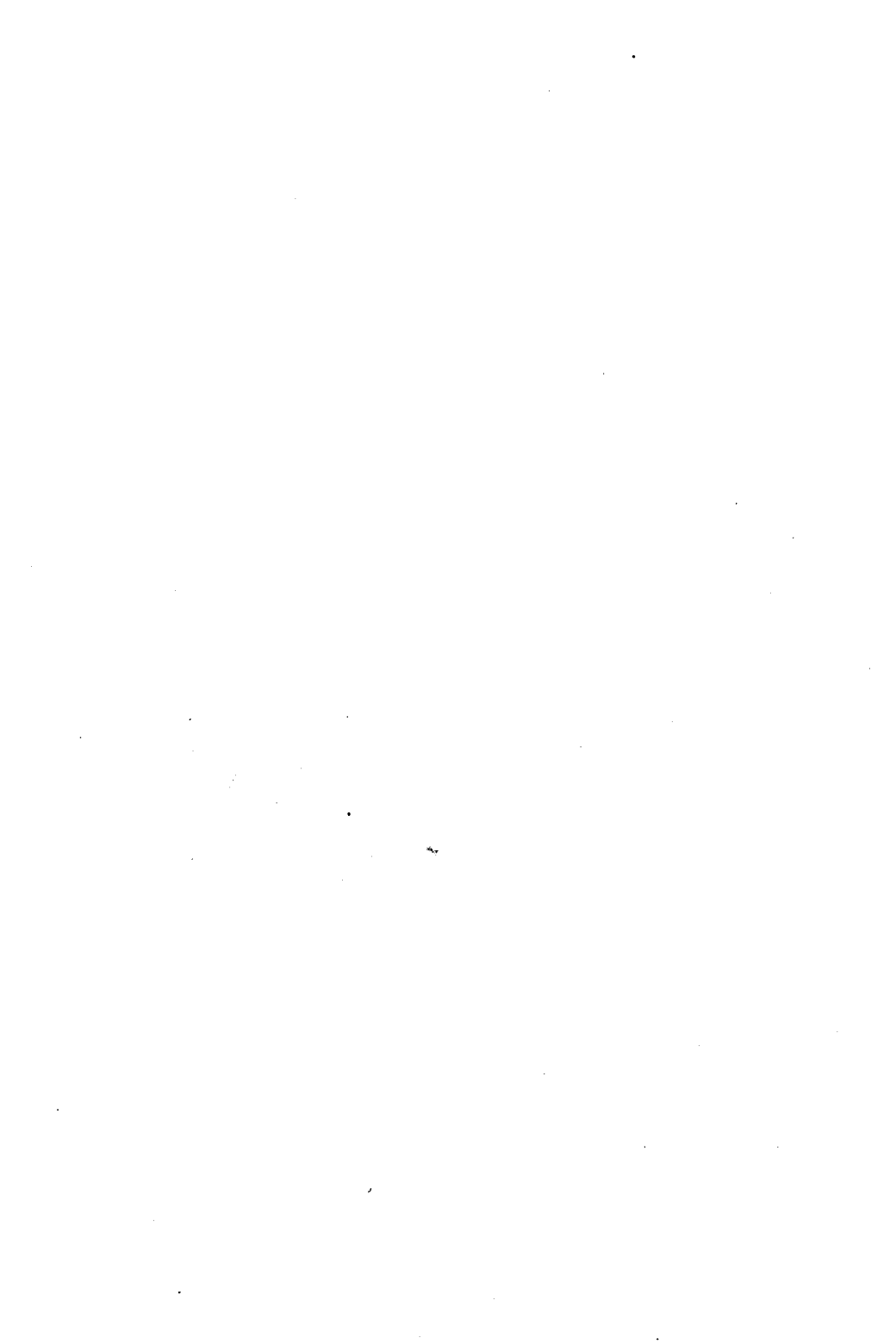
我们众志成城	刘松怀	1
与“非典”短兵相接	李方洁	89
笑傲 SARS	李 凇	131
白衣战士不相信眼泪	李 坚	193
与“非典”的心理较量	刘 伟	223
拯救尹培刚	夏 敏	257
一个不为人知的战场	梁志锋	281
附录:永生的白衣天使 ——在抗击 SARS 期间以身殉职的 医务工作者名录		302
后记		312

我们众志成城

刘松怀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心理科主任，
2003年4月21日抽调到北京博爱医院
抗击非典领导小组工作。





SARS 来了!

北京博爱医院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属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教学医院，坐落在北京城南。

2003 年 4 月初，医院根据上级指示，在急诊科开设了一间发热呼吸诊室。上帝保佑，在开诊近两周的时间里没有发现一例可疑和疑似 SARS 患者。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怕，要是哪位 SARS 患者就住在医院附近，到医院来就诊，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大家听说“非典”病毒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可怕，毕竟“狼”还没有来。所以，当时人们的临战意识和防护措施远没有达到抗击 SARS 的要求，如果真的来了一个 SARS “毒王”，很可能把医院医护人员感染一大片。4 月中旬，随着 SARS 病毒在北京的进一步肆虐，医院按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及时腾出保健科的 4 间平房，成立单独的发热门诊。

经过两天对房屋的改造装修，以及对人员、物品的准备，到 4 月 17 日发热门诊的开诊工作基本准备就绪，所有发热患者就可以在此就诊了。17 日下午，防治“非典”领导小组组长李建军院长亲自带领两位副院长、医务处长、门诊办公室、院办及护理部主任来

到发热门诊，与两位主检医生和将在这里工作的医生、护士商讨、演练 SARS 患者的就诊流程。由于暂时没有 SARS 病人就诊的管理标准，只能靠大家集思广益，诸如就诊线路、收费、取药、消毒、垃圾处理等等一些具体细节大家都必须要想到，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尽早做应急预案。

有人提出：“发现 SARS 病人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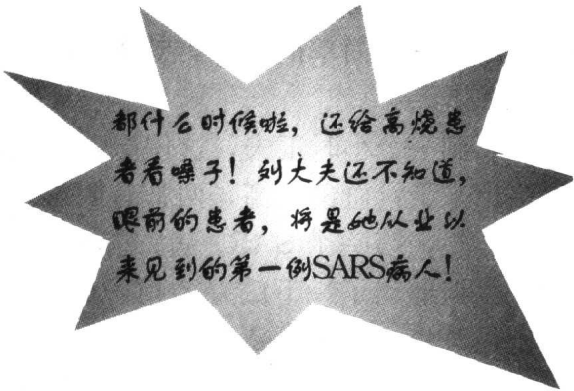
“及时转到传染病医院去。”

“转不走怎么办？”

“磕头也要给他磕走！”有人答道。

他们是在惧怕“非典”吗？不是。因为医院主要是收治残障病人，设施房间都是无障碍开放式的，根本不具备收治传染病的设施和条件，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将对几百名住院残疾患者构成威胁，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后来的情况是转走 SARS 病人不是磕头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北京的“非典”定点医院还正在筹建中。

4月18日早晨7点30分，内科刘方竹大夫，门诊部孔惠荣护士和中医科临时抽调来的刘顺护士已经来到发热门诊，他们正紧张地做一些开诊前的准备工作。这时已经有几位发烧病人在此等候。刘方竹、孔惠荣、刘顺三人每人穿了一套粉色连体隔离衣，只戴了一付手套和口罩就来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没到8



都什么时候啦，还给高烧患者看嗓子！刘大夫还不知道，眼前的患者，将是她从业以来见到的第一例SARS病人！

点就开始看第一位发烧患者。

“下一位”，随着刘大夫的一声招呼，第五位患者带着口罩走进了诊室。这位 38 岁、中等身材、看上去面色还比较健康的女同志来自北京某大型企业，此时她的体温是 39.1℃。刘大夫先认真地问起患者的病情，病人除了高烧，全身酸疼外，暂时没有其他躯体症状，也没有到过疫区。刘大夫按以前内科看病的常规，听一听患者的心脏，让她张开嘴，看一看嗓子，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她哪里知道眼前这位就诊患者，将是她从业以来见到的第一例 SARS 病人。她这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无疑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危险。难怪有人说她太傻了，都什么时候啦，还给高烧患者看嗓子，找死呢！不过，现在她们还不知这位患者可能是 SARS 病人，刘大夫照例开出化验单和 X 线

拍片单，让患者前去检查。患者走后，小孔护士按规定对室内进行简单的消毒，刘大夫洗完手后继续看下一位患者。

不到一个小时工夫，这位患者化验的血和胸片的结果出来了：血象不高，两肺有阴影。刘大夫稍微一愣，心想，第一个 SARS 病人怎么就让我给看到了，她下意识地动了一下戴着的帽子和口罩。SARS 的厉害她最清楚，因为她爱人所在的东直门医院几天前已经有两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了。她立即请主检大夫李培兰主任会诊，李主任会诊后认为是 SARS 疑似，建议做 CT 扫描确诊。（主检医生是这次在疫情到来时特地设立的一个医生职位，当首诊医生在接诊过程中遇到非典疑似病人后，要报告主检医生，并与主检医生一起共同确诊或排除病人是否是非典患者）

门诊部党支部书记刘燕平护士长听到消息马上又赶来了。当她走进发热门诊准备帮助消毒时，听见李主任厉声说道：

“你怎么连防护服都没穿就进来了，你快出去！”

护士长听了李主任的话，有点不情愿地出去了，心想：上午我一直都没穿隔离衣就在这里转，又不是现在才不穿的啊。她站在门外，用一种肯求的目光看着李主任，突然心里吓一跳，心想：这位 SARS 患者就是一上班在普通内科门诊就诊的那位，是她，没错，

记得自己在她跟前来回走了好几趟。最可怕的是她上午去过好几个部门，要是传染开了，可就全完了！她知道这个病要是传染上可能就是倒一片，她怎么能不担心呢？

其实，刘燕平不是不想穿上防护服，而是因为发热门诊刚开诊，许多事情没有到位，需要她亲自协调，她要是穿上隔离衣，在医院各科室之间来回办事，其他同事见到她一定会很紧张，而且按照当时院领导的指示，她是不能随便到污染区去走动的。

患者走后，小孔和刘顺立即对诊室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李主任拿起电话通知 CT 室立即做好防护准备；刘方竹大夫正在忙着向门诊办公室、医务处上报情况，一场抗击 SARS 的战斗在医院正式打响了。

不一会儿，门诊办公室王子旭主任穿着一套防护服赶到了发热门诊，医务处主任周淑清，这位曾经参加过对越反击战、上过老山前线、蹲过猫耳洞的老医务工作者，仅穿了件普通的工作服，戴着口罩和帽子也匆匆地到了发热门诊，她可真是一位不怕死的战士！他们二位是医院抗击 SARS 战斗的直接指挥员，敌人都来了，他们得带头往前冲啊。

CT 室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接到李大夫的电话后，技师组组长蒋贵均将几位负责投照的技师召集过来，对他们说：

“一会儿这个病人来了，你们往后退，我来上，你们谁都不要过来。”蒋贵均真是好样的，后来他对我坦露：“科里这几位同志有的还没结婚，有的孩子小，再有的就是比他岁数大还有病，他是组长，他不上谁上。”多么朴素的语言，没有豪言壮语，我当时真的为之感动。可是，你怎么不想一想你自己的危险呢？你有过两次肝中毒，你有高血压，特别是你那个多年的糖尿病，一旦感染 SARS 后果非常严重。当他晚上把隔离的消息告诉爱人后，妻子在电话的那一边哭了，埋怨他身体那么弱，不该抢着上一线，妻子要找领导说情，被他强硬的态度制止了，20 多年没有红过脸的夫妇第一次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当他告诉我这些细节时，他哭了。我从事心理工作十几年，这是第一次见到一位 50 岁男人在流泪。我知道他不是在自己伤心，而是觉得很愧疚妻子。

蒋大夫刚穿好防护衣，病人就到了。他带着病人进了 CT 室，关紧门，扶她躺上投影床，帮助她摆好投影姿势，然后来到操作台。扫描持续了 20 多分钟，结果 CT 显示也高度怀疑 SARS，影像科孙进主任把王志、李培兰两位主检医生请来，3 人会诊结果一致，患者可以诊断为疑似 SARS 患者。

蒋贵均真是一位细心的大夫。当病人诊断为 SARS 疑似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院内交叉感染问题，

担心如果病人回发烧门诊途中到处走动怎么办？而收费处、药房等部门的同志根本不知道谁是“非典”患者，谁不是。甚至他还想到医院里的公用设施比如厕所、门诊大厅的座椅、公用电话等等，如果患者使用过的话肯定会给其他人员的安全造成危险。于是，他再一次不顾危险，亲自带病人到收费处交钱，并提醒有关人员注意防护，与患者保持距离，然后穿过门诊大厅，亲自将病人交给刘方竹大夫。

世界上的有些事情，说来就是很奇怪，呼吸门诊在急诊科将近两周没有发现一例 SARS 确诊或疑似病人，而发热门诊第一天开诊，SARS 病人就“赶来”了，我们真是没有想到病人来得这么快。事实上，这根本不是巧合，传染病有它自身的规律，此时北京的 SARS 疫情已经要进入高峰期了。

留下 SARS 患者

医务处周主任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到 CT 医生办公室，听完了三位大夫的汇报后，指示门诊部立即上报丰台疾控中心，请他们派人进一步协助诊断，等待处理意见。丰台区疾病控制中心已经联系上，他们派出

的人现在到另一家单位去了，估计下午才能赶到医院。疾控中心的人来不了，病人现在怎么办？按照当初的预案，如果患者走不了，先到发热门诊对面的肠道门诊里的留观室治疗，等疾控中心确诊后，尽快转到专科医院。

发热门诊和肠道门诊是医院主楼外的两处相对独立的平房，相距 30 多米。留观室是肠道门诊里惟一的 1 间观察室，总体条件比较简陋，算上诊室、化验室、治疗室和更衣室总共 5 间房子，另加厕所和浴室，许多方面都不具备 SARS 患者留观治疗的条件。由于还没有接到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留观病房的通知，所以，这间观察室只是作为 SARS 患者转走之前临时治疗使用。

李培兰主检医生和刘方竹大夫正站在肠道门诊前商量患者的治疗方案。虽然李主任有 20 多年呼吸内科的工作经历，刘方竹也是十几年的内科医生，但这一次面对这个特殊的 SARS，有些方面她们还真是没有底。她们不知道 SARS 患者的病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过程，会不会突然出现呼吸困难？什么时候应该使用激素？激素量究竟多大合适？什么时候上呼吸机？还会不会再出现其他的意外情况呢？不过，现在她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凭着认真细心的工作态度，凭着医务人员的责任和她们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来进行

这场战斗。

“你们谁去给患者治疗？”刘燕平护士长对着眼前的3名护士问道。

三位护士随意地相互看了看，孔惠荣护士见另两位姐妹比自己更紧张，立即回答：“护士长，我去。”

后来孔护士深情地对我说道：“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谁说不紧张，那是骗人的，但是，病人是无辜的，总要有人去管她啊。”

此时病人已经紧张得走不了路了，小孔上前扶着她向肠道门诊走去。一路上，病人嘴里不停地、带着惊恐的声调问：“大夫，我没事吧？大夫我不会有事吧？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要给我爱人打个电话……大夫，你们得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看着患者一脸恐慌的神情，小孔刚才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没有了，她想哭，心里觉得病人太可怜了，都怪这个可恨的SARS。她把病人扶坐在留观室的床上，反复地安慰她：“你不要慌，你的病情不太重，一会儿我就来给你输液。你先坐一会儿，千万不要离开房间，告诉我你爱人的电话，我帮你通知他。”

发热病人好像约好似的，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赶来。医务处周淑清主任见刘芳竹大夫在肠道那边处理医嘱，也顾不上危险，走进发热门诊，帮助看病。

第一例SARS患者的静脉输液开始时，已经是中